2016 上海

羊祜，字叔子，泰山南城人也。博学能属文，美须眉，善谈论。郡将夏侯威异之，以兄霸之子妻之。举上计吏，州四辟从事，皆不就。夏侯霸之降蜀也，姻亲多告绝，祜独安其室，恩礼有加焉。  
　　②帝将有灭吴之志，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南夏，甚得江汉之心，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，每为边害，祜患之，竟以诡计①令吴罢守。于是戍逻减半，分以垦田八百余顷，大获其利。在军常轻裘缓带，身不被甲，铃阁以下，侍卫不过十数人，而颇以渔畋废政。尝欲夜出，军司徐胤执綮当营门曰：“将军都督万里，安可轻脱！将军之安危，亦国家之安危也。胤今日若死，此门乃开耳！”祜改容谢之，此后稀出矣。  
　　③每与吴人交兵，克日方战，不为掩袭之计。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，辄饮以醇酒，使不得言。吴将邓香掠夏口，祜募生缚香，既至，宥之。香感其恩甚，率部曲而降。祜出军行吴境，刈谷为粮，皆计所侵，送绢偿之，每会众江涡游猎，常止晋地，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，皆封还之，于是吴人翁然悦服。称为“羊岱”，不之名也。祜与陆抗相对，使命交通，抗称祜之德量，虽乐毅，诸葛孔明不能过也。抗常病，祜馈之药。抗服之无疑心，人多谏抗，抗曰：“羊祜岂鸩人者？”  
　　④祜女夫尝劝祜有所营置，令有归载者，祜黯然不应，遂告诸子曰：“人臣树私则背公，是大惑也，汝宜识吾此意。”  
　　（节选自《晋书·羊祜传》）

【参考译文】  
　　羊祜，字叔子，泰山南城人，博学多才、善于写文，须眉秀美，善于论辩，同郡的夏侯威认为他很不一般，将兄弟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。羊祜被荐举为上计吏，州官四次征辟他为从事，但羊祜都拒绝就职。夏侯霸投降了蜀汉。其亲属怕受牵连，大都与其家断绝了关系，只有羊祜，安慰其家属，体恤其亲人，亲近恩礼，超过常日。   
　　司马炎称帝后，有吞灭吴国的志向，任命羊祜为荆州诸军的都督，镇守南夏，（羊祜的政绩）深得江汉地区百姓的欢心。吴国石城驻军离襄阳七百多里，常常侵扰边境。羊祜在军中，常穿着轻暖的皮裘，系着宽缓的衣带，不穿铠甲。铃阁之下，应命侍卫的士卒也不过十几个人。并且，喜欢打猎钓鱼，常常因此荒废公务。有一天夜晚，他想出营，军司马徐胤手持柴戟挡住营门说：“将军都督万里疆域，哪能这样轻心放纵，将军的安危也就是国家的安危。除非我死了，今夜此门才得开。”羊祜正色改容，连连道歉，从此很少外出。  
　　每当和吴军交战，约定好日期后才出兵，不采用偷袭的办法。将帅中如有想献狡诈计谋的人，羊祜就拿醇酒让他们喝，使他们醉而不能言计。吴将邓香到夏口抢掠，羊祜悬赏活捉邓香，邓香押来以后，羊祜宽容他，放他回去。邓香感激羊祜不杀之恩，便率亲兵来降。羊祜率军走到吴国境内，割田里的谷子作军粮，每次都计算所割谷物的数量，然后送去丝绢作赔偿。每次会集众人在长江沔水一带打猎，都不越过晋的边界。如果猎物先被吴人射中却被晋兵获得，都原封不动交还吴国人。于是吴国人心悦诚服，称羊祜为“羊公”，而不称他的名字。羊祜与陆抗两军对垒，双方使者来往沟通。陆抗称赞羊祜德高望重，即使乐毅、诸葛亮也不能超过。陆抗曾经患病，羊祜送了一副药给他，陆抗毫无疑心地服用了。许多人劝陆抗不要服这服药，陆抗说：“羊祜怎么会用毒药害人呢？”  
　　羊祜的女婿劝羊祜说：“购置些田产家业，也好卸官后有所归宿，后事有所依托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羊祜当时没有答话，事后告诉子女们说：“作为人臣，经营私业就违背公事，这是很糊涂的做法，你们应记住我这些话。”